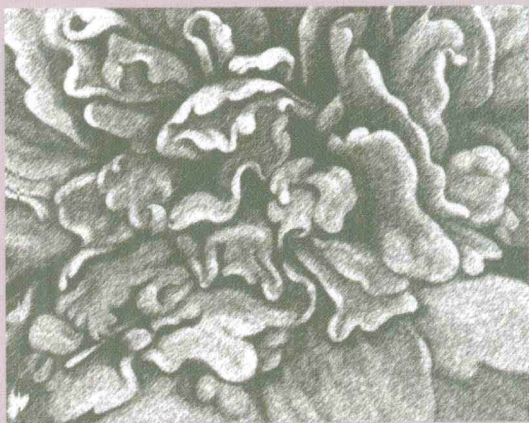


【第十卷】
ZHONGGUO WEIXINGXIAOSHUO
BAINIAN JINGDIAN



中国微型小说 百年经典

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第十卷】
ZHONGGUO WEIXINGXIAOSHUO
BANIAN JINGDIAN

中国微型小说 百年经典

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 第10卷 /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选编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500-0361-3

I. ①中… II. ①微…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②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7124号

中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第10卷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选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特约编辑	万仁荣
责任编辑	陈永林
美术编辑	赵 霞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7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361-3
定 价	28.90元

赣版权登字05-2012-84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 // www. bhzw. com](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冰 心	一个不重要的军人 / 1
王鲁彦	灯 / 2
汪曾祺	窥 浴 / 4
邵宝健	永远的门 / 6
蔡 楠	“小心，你头上有把刀！” / 9
尘	死亡照相馆 / 11
安 勇	光 头 / 14
唐炳良	天 意 / 16
凌可新	半个故事和三个结尾 / 18
苦 苓	特别的丈夫 / 20
凤 凰	第十块金币 / 22
江 岸	八大脚 / 24
胡 炎	德富老汉的最后结局 / 27
古保祥	七步之爱 / 30
喊 雷	鸭 趣 / 32
孙方友	蚊 刑 / 34
余显斌	山顶的月亮 / 36
金晓磊	倒霉的卡付卡 / 39
秦德龙	第100个 / 42
清 心	幸福开花 / 44
朱耀华	诱 杀 / 48
刘国星	巴图王爷 / 50
周海亮	春光美 / 53
刘万里	流浪的心 / 56
刘国芳	模特与车 / 59
邓耀华	四姨的爱情 / 62
天空的天	自由之城 / 65

王 洋	寻找王虹 / 67
徐树建	别样感恩 / 70
积雪草	我是来打酱油的 / 72
徐均生	神奇的拉链 / 74
张宏涛	奇 遇 / 77
刘建超	海边，有一位老人 / 79
吴作望	半瓶酒 / 82
北 乔	大拇指 / 84
马 德	泪流满面的夏天 / 87
张 萍	只收两块钱 / 89
谢庆浩	傻子打扇 / 91
赵悠燕	寻找1963年出生的女人 / 95
凤 凰	神经病 / 97
杨 萍	落币无声 / 99
积雪草	鸦片香 / 101
杨汉光	干娘树 / 104
何葆国	八月盛宴 / 107
罗治台	裸行记 / 109
于长友	打 嗝 / 112
非 鱼	痕 迹 / 114
张春风	攀岩者 / 117
孔祥树	请你开门 / 120
刘万里	长在心上的树 / 123
孙智慧	你愿做谁的儿子 / 125
化 云	三爷的大锤和小酒儿 / 127
伍中正	就要那棵树 / 129
彤 子	白底蓝花的旗袍 / 132

崔立 仇人 / 135
侯拥华 背楼的父亲 / 138
冯伟山 红被面 / 140
谢丰荣 微笑 / 142
张翠珍 换肾 / 145
立夏 墙 / 148
化云 绣女三春 / 150
李全 鸡笼 / 153
王庆绪 套中人 / 155
张玉玲 一树樱花落 / 158
陈树茂 交叉口 / 161
常聪慧 兄弟树 / 162
矫友田 枣泥儿 / 165
阴玉军 代课教师 / 168
高玉芳 我的警察女友 / 170
凯特 水孩子 / 174
何休 生活 / 176
刘勇 鞋匠 / 179
刘艳杰 绽放在悬崖峭壁上的鲜花 / 181
杨邪 遇 / 184
安石榴 萨布素的信使 / 186
郭凯冰 雪地里的红棉袄 / 188
古保祥 没有灯光的爱情 / 191
张晓枫 出租女婿 / 193
许保金 处分名额 / 195
陈美英 最后的手术 / 197
傅祥友 柳快活儿 / 199

王培静 家书 / 202
刘崇山 我是你儿子 / 204
王世虎 爱情的阳光 / 206
朱奚荭 一碗面的悲与喜 / 209
岳治国 特殊师徒 / 212
流冰 烛光里的晚餐 / 214
华凯 假招聘 / 216
张道余 有个美女勾引我 / 218
佛刘 私房钱 / 220
宋利民 丁老汉买肉 / 222
黄非红 约会 / 224
姚讲 日食 / 226
张翠珍 橘子的味道 / 229
蔡良基 谁谋杀了人类 / 231
仲维柯 豆豆和他的南瓜 / 232
梁刚 一块石头 / 234
魏永贵 父亲的守候 / 236
谢大立 回家过年 / 239
张丽 病人 / 241
抚州娃子 树殇 / 244
张文刚 好狗挡道 / 246
杨贵星 这钱是干净的 / 249
娃娃泪汪汪 灰姑娘的“变身术” / 251
张明源 生死债 / 255
李新生 纸祭 / 257
刘万里 送领导回家 / 259
蔡中锋 最后一道考题 / 262

一个不重要的军人

冰 心

小玲每天上学，必要经过一个军营。他背着书包儿，连跑带跳不停地走着，走过军营前广场的时候，便把脚步放缓了，看那些兵丁们早操。他们一排儿地站在朝阳之下，那雪亮的枪尖，深黄的军服，映着阳光，十分的鲜明齐整。小玲在旁边默默地看着，喜欢羡慕得不得了，心想：“以后我长大了，一定去当兵，我也穿着军服，还要掂着枪，那时我要细细地看枪里的机关，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个想法，天天在他脑中旋转。

这一天他按着往常的规矩正在广场前凝望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人抚着他的肩头，回头一看，是看门的那个兵丁，正站在他背后，微笑着看着他。小玲有些瑟缩，又不敢走开，兵丁笑着问：“小学生，你叫什么？”小玲道：“我叫小玲。”兵丁又问道：“你几岁了？”小玲说：“八岁了。”兵丁忽然呆呆地两手拄着枪，自言自语道：“我离家的时候，我的胜儿也是八岁。”小玲趁着他凝想的时候，慢慢地走开，然后飞跑起来。回头看时，那兵丁依旧呆立着，如同石像一般。晚上放学，又经过军营前，那兵丁正在门前坐着，看见他来了，便笑着招手叫他。小玲只得过去了，兵丁叫小玲坐在他的旁边。小玲看他那黧黑的脸颊，深沉的目光，却表现出极其和蔼的样子，渐渐地小玲也不害怕了，便慢慢地伸手去拿他的枪。兵丁笑着递给他。小玲十分欢喜，低着头只顾玩弄，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来。那兵丁依旧凝想着，同早晨一样。

以后他们便成了极好的朋友，兵丁又送给小玲一个名字，叫做“胜儿”，小玲也答应了。他早晚经过的时候必去玩枪，那兵丁也必是在军营前等着。他们见了却不多谈话，小玲自己玩着枪，兵丁也只坐在一旁看着他。小玲终究是个小孩子，过了些时候，那笨重的枪也玩得腻了，经过军营的时候，也不去看望他的老朋友了。有时因为那兵丁只管追着他，他觉得厌烦，连早操也不看



了，远望见那兵丁出来，便急忙走开。

可怜的兵丁！他从此不能有这个娇憨可爱的孩子和他做伴了。但他有什么权力叫他再来呢？因为这个假定的胜儿，毕竟不是他的儿子。但是他每日早晚依旧在那里等着，他藏在树后，恐怕惊走了小玲。他远远地看着小玲连跑带跳地来了，又嬉笑着走过了，方才慢慢地转出来，两手拄着枪，望着他的背影，洒了几点酸泪——

他几乎天天如此，不知不觉有好几个月了。

这一天早晨，小玲依旧上学，刚开了街门，忽然门外有一件东西向着他倒来。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杆小木枪，枪柄上油着红漆，很是好看，上面贴着一张白纸，写道：“胜儿收玩，爱你的老朋友——”小玲拿着枪柄，来回地念了几遍，好容易明白了。他忽然举着枪，追风似的，向着广场跑去。

这队兵已经开拔了，军营也空了——那时两手拄着枪，站在营前，含泪凝望的，不是那黧黑慈蔼的兵丁，却是娇憨可爱的小玲了。

灯

王鲁彦

我愤怒地躺在母亲的怀中。母亲紧紧地搂着我，呜咽地哭泣着，她的泪纷纷地落在我的颈上，我只是愤怒地躺着。

“你不生我不好吗，母亲？”我怨怼地问。

母亲没有回答，她脸色极其苍白。

我愤怒地伸出右手，竭力地撕我胸上的衣服。

“为了母亲，孩子……”母亲按住我的手，呜咽地说。

“咳咳……”我哭了。

风凄凄地摇荡着窗外的枇杷树，雨潇潇地滴在我心上。母亲的脸色是那样的苍白。我悲苦地挽住了她的颈，她的颈如柴一般的消瘦。

“让我死了罢，母亲……”我哭着说，紧紧地挽着她的颈。“不能，不能，孩子，我的孩子……”她的泪纷纷落在我的脸上。灯光暗淡地照着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如丝一般乱，如霜一般白。静寂，静寂，世界上除了我和母亲外，没有一个人影，除了风和雨的哭声外，没有半点响声。“罢了，罢了，母亲。我还你这颗心，我还你这颗心！你生我时不该给我这颗心，这在世界上没有用处！”说着，我用两手竭力地撕我胸上的衣服，怨怼而且悲伤。

“啊，孩子！”……母亲号啕地哭了。她紧紧地按住了我的手，我竭力地挣扎着。

风凄凄地摇荡着窗外的枇杷树，雨潇潇地滴在我的心上。暗淡的灯光照着母亲的头发，母亲的头发如丝一般的乱，如霜一般的白，母亲的泪如潮一般地流着，我抱住她消瘦的颈，也号啕地大哭了。有一滴泪，从母亲的眼中落了下来，滴在我的眼上，和我的泪融合在一处，渐渐地汇成了一道河。

我溯着河流走去，进了母亲的眼帘，一直到了母亲的心坎上。

在那里，我看见母亲的心萎枯了。

“母亲，为了你的孩子，你将你自己的心萎枯了。然而你分给你孩子的那颗心，在世界上只是受人家的诅咒，不曾受人家的祝福，只能增加你孩子的悲哀，不能增加你孩子的欢乐。现在，取出来还了你罢，母亲！”我哭着说，跪倒在母亲的心旁。解开胸衣，用指甲划开胸皮，我伸手进去从自己的胸腔中挖出一颗鲜血淋漓的心，放在母亲的心上。母亲的心和我的心合成一个，热血沸腾了。

我急忙合上自己的胸皮，扣上了胸衣，忽忽地离开了母亲的心，出了母亲的眼帘，由原路回到了母亲的膝上。

母亲不知道。



“母亲，我不再灰心了，我愿意做‘人’了。”我拭着眼泪对母亲说。

母亲微笑了。母亲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欢乐，母亲的眼前露出了无限的希望。

只有灯，只有站在壁上的灯，他知道我在母亲心中做了什么，不忍见那微笑，渐渐地惨淡了下去……

窥 浴

汪曾祺

岑明是吹黑管的，吹得很好。在音乐学院附中学习的时候，教黑管的老师虞芳就很欣赏他，认为他聪明，有乐感，吹奏有感情。在虞芳教过的几班学生中，她认为只有岑明可以达到独奏水平。音乐是需要天才的。

附中毕业后，岑明被分配到样板团。自从排练样板戏以后，各团都成立了洋乐队。黑管在仍以“四大件”为主的乐队里只是必不可少的装饰，一晚上吹不了几个旋律。岑明一天都很清闲。他爱看小说，看《红与黑》，看DH，劳伦斯。

岑明是个高个儿，瘦瘦的，鬍发。他不爱说话，不爱和剧团演员、剧场职员说一些很无聊的荤素笑话。演员、职员都不喜欢他，认为他高傲。他觉得很寂寞。俱乐部练功厅上有一个平台，堆放着纸箱、木板等等杂物。从一个角度，可以偷窥女浴室，岑明不知道怎么发现了这个角落。他爬到平台上去看女同志洗澡，已经不只一次。他的行动被一个电工和一个剧场的领票员发现了，他们对剧场的建筑结构很熟悉。电工和领票员揪住岑明的衣领，把他拉到练功厅下面，打他。

一群人围过来，问：“为什么打他？”

“他偷看女同志洗澡！”

“偷看女同志洗澡？——打！”

七八个好事的武戏演员一齐打岑明。

恰好虞芳从这里经过。

虞芳看到了，也听到了。

虞芳在乐团吹黑管，兼在附中教黑管。她有时到乐团练乐，或到几个剧团去辅导她原来的学生，常从俱乐部前经过，她行步端庄，很有风度。演员和俱乐部职工都认识她。

这些演员、职员为什么要打岑明呢？说不清楚。

他们觉得岑明的行为不道德？

他们是无所谓道德的观念的。

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侵犯，甚至是污辱（他们的家属是常到女浴室洗澡的）。

或者只是因为他们讨厌岑明，痛恨他的高傲，他的落落寡合，他的自以为有文化、有修养的劲儿。这些人都有一种潜藏的、严重的自卑心理，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是庸俗的，没有文化的，没有才华的，被人看不起的。他们打岑明，是为报复，对音乐的，对艺术的报复。

虞芳走过去，很平静地说：“你们不要打他了。”她平静的声音产生了一种震慑的力量。因为她的平静，或者还因为她的端庄，她的风度，使这群野蛮人松开了手，悻悻然地散开了。

虞芳把岑明带到自己的家里。

虞芳没有结过婚，她有过两次恋爱，都失败了，她一直过着单身的生活。音乐学院附中分配给她一个一间居室的宿舍，就在俱乐部附近。

“打坏了没有？有没有哪儿伤着？”

“没事。”



虞芳看看他的肩背，给他做了热敷，还给他倒了一杯马蒂尼酒。

“他们为什么打你？”

岑明不语。

“你为什么要爬到那个地方去看女人洗澡？”

岑明不语。

“有好看的么？”

岑明摇摇头。

“她们身上有没有音乐？”

岑明坚决地摇了摇头：“没有！”

“你想看女人，来看我吧，我让你看。”

她乳房隆起，还很年轻。双腿修长，脚很美。

岑明一直很爱看虞老师的脚，特别是夏天，虞芳穿了平底的凉鞋，不穿袜子。

虞芳也感觉到他爱看她的脚。

她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上。

他有点昏眩。

他发抖。

她使他渐渐镇定了下来。

（肖邦的小夜曲，乐声低缓，温柔如梦……）

永远的门

邵宝健

江南古镇，有一口古井的普通小杂院，院里住了八九户普通人家。一式古

老屋，格局多年未变，可房内的现代化摆设是愈来愈多了。

这八九户人家中，有两户的常住人口各自为一人。单身汉郑若奎和老姑娘潘雪娥。

郑若奎就住在潘雪娥隔壁。

“你早。”他向她致意。

“出去啊？”她回话，擦身而过，脚步并不为之放慢。

多少次了，只要有人看到他和她在院子里相遇，听到的就是这么几句，这种简单的缺乏温情的重复，真使邻居们泄气。

潘雪娥大概过了四十了吧。身材苗条得有点单薄，瓜子脸，肤色白皙，五官端正。衣饰素雅又不失时髦，风韵犹存。她在西街那家出售鲜花的商店工作。邻居们不清楚，这位端庄的女人为什么要独居，只知道她有权利得到爱情却确确实实没有结过婚。

郑若奎在五年前步潘雪娥之后，迁居于此。他是一家电影院的美工，据说是一个缺乏天才却工作负责而又拘谨的画师。四十五六的人，倒像个老头儿了，头发黄焦焦、乱蓬蓬的，可想而知，梳理次数极少。背有点驼了，瘦削的脸庞，瘦削的肩胛，瘦削的手，只是那双大大的眼睛，总闪烁着年轻的光，闪烁着他的渴望。

他回家的时候，常常带回来一束鲜花，玫瑰、蔷薇、海棠、腊梅，应有尽有，四季不断。他总是把鲜花插在一只蓝得透明的高脚花瓶里。

他没有串门的习惯，下班回家后，便久久地待在屋内。有时他也到井边洗衣服、洗碗、洗那只透明的蓝色的高脚花瓶。洗罢花瓶，他总是斟上明净的井水，抿着嘴，极小心地捧回到屋子里。

一道厚厚的墙把他和潘雪娥的卧室隔开。

一只陈旧的一人高的花竹书架贴紧墙壁置在床旁。这只书架的右上端，便是这只花瓶永久性的位置。

中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

除此以外，室内或是悬挂，或是傍靠着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别人的和他自己的画作。

从家具的布局和蒙受灰尘的程度可以看得出，这屋里缺少女人，缺少只有女人才能制造得出的那种温馨的气息。

可是，那只花瓶总是被主人拭擦得一尘不染，瓶里的水总是清冽冽，瓶上的花总是鲜艳的、盛开着的。

同院的邻居们，曾是那么热切地盼望着他捧回来的鲜花，能够有一天在他的隔壁——潘雪娥的房里出现。当然，这个奇迹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于是，人们自然对郑若奎产生深深的遗憾和绵绵的同情。

秋季的一个雨蒙蒙的清晨。

郑若奎撑着伞依旧向她致意：“你早。”

潘雪娥撑着伞依旧回答他：“出去啊？”

傍晚，雨止了，她下班回来了，却不见他回家来。

即刻有消息传来：郑若奎在单位的工作室作画时，心脏脉搏异常，猝然倒地，刚送进医院，就永远地睡去了。

这普通的院子里就有了哭泣。

潘雪娥没有哭，眼睛却委实是红红的。

花圈，一只又一只。那只大大的缀满各式鲜花的没有挽联的花圈，是她献给他的。

这个普通的院子里，一下子少了一个普通的生活里没有爱情的单身汉，真是莫大的遗憾。

没几天，潘雪娥搬走了，走得匆忙又突然。

人们在整理画师的遗物的时候，不得不表示惊讶了。他的屋子里尽管灰蒙蒙的，但花瓶却像不久前被人拭擦过似的，明晃晃，蓝晶晶，并且，那瓶里的一束白菊花，没有枯萎。

当搬开那只老式竹书架的时候，在场者的眼睛都瞪圆了。

门！墙上分明有一扇紫红色的精巧的门，门拉手是黄铜的。

人们的心悬了起来又沉了下去，原来如此！邻居们闹闹嚷嚷起来。几天前对这位单身汉的同情和敬意，顿时化为乌有，变成了一种不能言状的甚至不能言明的愤懑。

不过，当有人伸手想去拉开这扇门的时候，哇地喊出声来——黄铜拉手是平面的，门和门框滑如壁。

一扇画在墙上的门！

“小心，你头上有把刀！”

蔡楠

神经病——我哥这样说我。

脑子有问题——我嫂子也这样说我。

我哥我嫂是在我说了一句真话后才这样说我的。那一天，他们开着一辆奥迪回乡下来看我爹我娘。车停在家门口，喇叭声抻直了一村人的耳朵。村人们都说，你看人家韩家那大小子，局长当着，小车坐着，大兜小包的东西拎着，水葱儿一样的媳妇挎着，多风光，啧啧。我爹我娘就慈眉善目地把来看我哥的人们让进屋，拿出哥哥带来的香烟撒放到人们手中。人们就围上我哥，问他职务的有，同他叙旧的有，求他办事的也有。我哥一副首长派头，挺着鼓起的将军肚，哼啊哈哈地应付着。

那时，我被挤在墙旮旯里，一眨不眨地望着我哥。望着望着，我就眯起了眼睛。这时，我就发现我哥头上悬着一把刀，很锋利很锋利的一把刀，那刀晃悠着，晃悠着，随时都有可能落下来。发现这一问题后，我就挤到我哥面前，



焦急地说：“哥，哥，我发现你头上有把刀。”

众人的目光就刷地一下子向局长的头上望去。他们没有看见那把刀，他们只看见我哥头顶上有一根竹竿在晃悠着，那是我爹夏天用来挂蚊帐的。于是，我哥我嫂就说出了开头那两句话。那天，我哥临回城里的时候，对我爹我娘说：“老二的病该去医院里看看，晚了怕连个对象也说不上呢！”我爹我娘听了我的话，他们真的把我带到城里来看病了。在医院里，医生们给我做了脑电图，拍了X光，甚至还做了CT，然后在我的病历本上签了意见，我认得那两个字念“正常”。

晚上我们就住在我哥家。我哥在一个很不错的局里当局长，所以我哥能住一百七十平方米四室两厅的房子，能享受一切现代化的生活。当我坐在我哥家宽敞的客厅里观看那套家庭影院时，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农村大场里看露天电影的情景。快吃晚饭的时候，我哥的小车司机来接我们。他把我们送到一个大酒店，对我嫂子说：“韩局长在208房间等着，吃完饭我再来接你们！”说完，他就又把小车无声无息地开走了。嫂子把我们领上楼，我哥和一个块头很大的人正在房间里交谈着。见我们进来，那个块头挺大的人慌忙站起来，把我们全让到正座上，然后把眼神递给了我哥：“韩局长，可以上菜了吧？”我哥就很矜持地点一下头，倾过身子对我爹我娘说：“宋经理是咱县里的大款儿，他听说您二老来了，非安排一顿便饭不可。老宋这人哪样儿都好，就是这热情太烦人了！”老宋一边给我们斟水一边把笑脸送到了老人的面前：“小意思小意思，能请老爷子老太太吃顿便饭是我的造化呢！”

那顿便饭上了一些很方便的菜肴，清炖甲鱼、清蒸河蟹、盐水基围虾、还有一盘鹿肉；也上了一瓶很方便的酒，名字很好记，是“鬼酒”，不，“酒鬼”。那些很方便的菜我在乡下都吃着不方便，所以我就吃得多了些。我吃饱了，我哥和宋老板的酒才进行了一半。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叫进来一个服务员，那服务员斟一杯他们就喝一杯，真他娘的会享受。我就望着宋老板和我

哥，望着望着，又发现了我哥头上那把刀，它晃悠晃悠，快挨着我哥的头皮了。我想告诉我哥，又怕他们骂我，吃了人家的嘴短，算了算了！但最后我还是说了出来。那是吃完晚饭离开饭店的时候，宋经理把两瓶人参酒和两条“红塔山”香烟塞给了我哥：“韩局长，酒，给老爷子喝；这烟嘛，你就亲自抽吧。”说着，他还在烟上重重地拍了两下。我哥轻轻地推托了一下，就让我嫂子收了。就在我哥坐进小轿车的时候，我又看到了他头上悬挂着一把刀。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大声地说：“哥，小心，你头上有把刀！”我又一次挨了骂。第二天，我爹我娘就把我带回了乡下，我再也吃不上那样方便的饭菜了。

那个深夜的电话铃声响得急促而突然。我迷迷糊糊地起来接电话，是我嫂子的声音：“老二，你哥犯事了，他……他进去了，那该死的老宋在烟盒里装的不是烟卷，是钱哪！你……你和咱爹咱妈明天快来吧！”说完，我嫂子已经哭得走了调儿。

我拿着听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爹我娘都醒了，他们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幸灾乐祸地说：“我哥头上那把刀落下来了。”

死亡照相馆

尘

林达从历史系毕业后，没找到满意的工作，在父母的资助下开了一家照相馆。林达大学时候爱好摄影，并在学校加入了摄影社团，拍摄的照片还得过全国大奖，技术非常不错。可奇怪的是，开业以后，生意一直冷冷清清，并没有多少顾客上门。林达很是郁闷。某个下午，她关了店门，一个人去附近的古玩市场转。在那里，她发现了一台老式的机子，上面布满灰尘。主人说，这相机



的主人以前是一位画家，独居了一辈子，死后很久才被人发现。后来，画家的后人就把他的遗物全都卖了，只留下几件纪念的物品。说不上来的，林达突然就很想买下那台相机。回到照相馆，林达擦净了相机，放在架子上。看起来还蛮不错呢，机身是银灰色的，古朴奢华，看得出主人是一个非常有品位的人。林达也不指望用它拍照，就摆在那里当做一个装饰品。

周五的时候，林达的表妹来看望她，一下就被那个银灰色的相机吸引了，直说好看，非让林达用那个相机给她拍照片。林达拗不过表妹，就给她拍了一组写真。没想到，照片出来效果非常好，尽得神韵。表妹的一举一动，或天真，或可爱，或清纯，都被这个相机诠释得淋漓尽致。表妹非常喜欢，让林达给她做成了相册。不久，表妹的很多同学都来林达的照相馆，让她给自己拍艺术写真。隔了不久，有天早上，表妹惊慌地跑到林达的照相馆，说自己的一位同学因为受不了高考的压力自杀了。而这个同学，前不久还曾找林达拍摄过艺术写真。

生意渐渐好了起来，林达的心情却越来越不好。

星期六的下午，有对情侣上门，他们解释说，因为经济比较窘迫，影楼里的婚纱照都太贵了，问林达可不可以优惠一些给他们。林达心地善良，看他们的确衣着寒酸，神情不安，不由得心生怜悯，于是按优惠价和他们签了一份协议。外景选在了一个公园。此时正是初秋，温和的阳光让人心里感觉很安定。拍摄的时候，林达细心地教新郎新娘摆POSE，新郎新娘幸福的笑脸让林达心里涌出一阵感动，她什么时候才能遇到自己的白马王子呢？

照片洗出来的时候，效果同样很好。夫妻俩感激不尽，说这个价位，能拍出这个效果，真是匪夷所思。不久，又有几对新人来找林达拍婚纱照，他们都是朋友介绍来的。林达的照相馆逐渐在小城里声名鹊起，找她照相的人越来越多。不久，报纸上登出了一则消息：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妻，新郎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而那对新人，正是第一次来找林达照相的人。林达越来越郁郁寡欢，